

HUMOROUS WORKS

HUMOROUS WORKS
HUMOROUS WORKS
HUMOROUS WORKS

外国幽默作家丛书

MARK TWAIN HUMOROUS WORKS

马克·吐温
幽默作品选

[美] 马克·吐温：著
叶冬心：译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I712.44
M087-4

HUMOROUS WORKS

HUMOROUS

KS

外国幽默作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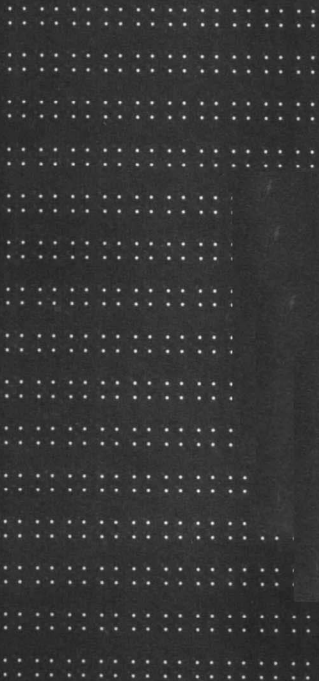
MARK TWAIN HUMOROUS WORKS

马克·吐温
幽默作品选

[美] 马克·吐温::著

叶冬心::译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幽默作品选/(美)马克·吐温(Twain, M.)著;叶冬心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外国幽默作家丛书)

ISBN 7-02-005460-9

I. 马… II. ①马…②叶…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②小品-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1533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装帧设计:刘静

责任校对:杨康 责任印制:李博

I712.44

T937

马克·吐温幽默作品选

Ma Ke Tu Wen You Mo Zuo Pin Xuan

[美]马克·吐温 著

叶冬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65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6.625 插页2

2006年4月北京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02-005460-9

定价:14.00元

前 言

塞缪尔·兰霍恩·克莱门斯一八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村，稍长随家迁往密西西比河上汉尼巴尔镇，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他父亲是小店主，有时兼做律师，但因不善营生，家计日益困窘，以致小克莱门斯幼年读书时即需做一些杂活，贴补家用。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不久他只好辍学，去印刷所学徒；又四年，在长兄奥里昂开的报馆中当排字工，并开始试写幽默短文，在小报上发表。二十一岁，克莱门斯打算取道新奥尔良去南美寻找机遇，但途中在密西西比河上迷恋船户生活，就留在那里学做舵工。内战爆发，他投入南军。战事结束，奥里昂去内华达领地政府任秘书，他随往该地，梦想伐木材、开银矿致富，但结果均告失败，于是就在弗吉尼亚做记者。一八六三年起，他采用了“马克·吐温”笔名，以纪念童年时代憧憬成为一位引港员的夙愿。原来“马克·吐温”(Mark twain)是他在密西西比河上每天黎明听到引港员测量水深时发出的喊声，那意思是：“水深二英寻！”船可以畅行无阻了。

一八六四年，马克·吐温根据一则流行的传说，写成幽默故事《卡拉弗拉斯县出丑的跳蛙》，从此一举成名。

一八六七年，他随同一批旅游者出国，先后游历了法国、意大利、巴勒斯坦，后来利用沿途搜集的材料写了《傻子出国记》，书中的四篇见闻杂记嘲笑恶俗的美国游客，讥讽他在欧洲各地看到的种种不合理的风俗习惯。

一八七〇年，马克·吐温娶了纽约资本家兰登的女儿奥莉薇

娅，婚后定居布发罗，在该地编辑发行《快报》，旋因拙于经营而亏本停刊，翌年移家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从这年起至一八七五年，他先后发表了多部作品：小册子《马克·吐温的丑史和第一次罗曼司》包括九篇杂记；《艰苦岁月》中的幽默故事反映了美国人开发西部的生活经验；他和美国幽默作家查尔斯·达德利·沃德合写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辛辣地讥讽了美国利欲熏心的暴发户和刁滑奸险的政客官僚；此外还有用自传体形式描写从前密西西比河上舵工生活的文章，它们陆续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后被汇编成册，并增补为《密西西比河上》。

一八七六年，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问世。故事以密西西比河上一小镇为背景，描写活泼淘气的汤姆、他的女友贝姬和游伴哈克贝里的有趣经历。作者精细地掌握了儿童心理，借他们的观察与感受谴责种族歧视，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伪善。一八八一年他发表了《王子与贫儿》，小说很风趣地讥嘲了英国的封建制度。一八八四年，他完成了《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续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故事中善良正直的哈克贝里深恶为宗教礼法所束缚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热爱大自然，向往自由天地，他经过种种曲折惊险，终于帮助黑人吉姆挣脱了奴隶枷锁。书出后被顽固的保守势力斥为“贫民窟里的垃圾”，几经查禁，但进步的文艺批评家则对它一致赞扬，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和诗人艾略特、美国小说家海明威和福克纳均予以高度评价。此外，马克·吐温以历史小说形式写的《亚瑟王宫廷中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1889）嘲笑了专制统治；《傻瓜威尔逊》（1894）塑造了一位英勇的女黑奴的高贵形象。

就在这个时期里，马克·吐温的女儿病死，妻子染病，他又因试制排字机失败而破产。于是他出国旅行演讲，先后访问了夏威夷、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南美各地，后来写成《赤道旅游记》（1897），书中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压迫，尖

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的种种罪行。在国外期间，一八九六年，他还发表了以十五世纪法国民族女英雄的身世为题材的《贞德传》。这是他仅有的一部非幽默作品。

马克·吐温偿清宿债，于一九〇〇年十月回到美国。那年里他妻子病逝。老年丧偶，晚景凄凉，再加上自己所憧憬的美好理想未能实现，他从此在作品中流露出悲观颓废的情调。他的《自传》是他本人口授，由秘书笔录的。他于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逝世。

虽然使马克·吐温盛名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但真正能够代表他独特风格的，使其自成一家的，应当说还是他的那些散文、那些幽默随笔和见闻杂记。

早在马克·吐温尚未离开汉尼巴尔之前，他已经开始写幽默的见闻杂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这些幽默文章在美国新英格兰一带极为风行，它们很容易在报刊上发表，而且，佳作一经刊出，有的还会反复转载，所以有不少初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将写这类文章视为成名致富的捷径。马克·吐温大半生所写的见闻杂记极多，它们前后散见于各报刊上，这些刊物主要有汉尼巴尔的《日报》，新奥尔良的《三角洲真相》，弗吉尼亚的《地方企业》，旧金山的《晨报》、《阿尔塔—加利福尼亚》、《加州人》和《黄金时代》，布发罗的《快报》以及《群星》杂志，等等。

马克·吐温不但写幽默文章，有时还兼从事演讲。他这是循当时美国幽默作家查尔斯·法拉·布朗(1834—1867，笔名阿蒂默斯·沃德)、亨利·惠勒(1818—1885，笔名乔希·比林斯)和爱德华·威尔逊·奈(1850—1896，笔名比尔·奈)等所走的道路，也是出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风尚。阿蒂默斯·沃德等人都写幽默随笔和时事评论，同时也都参加巡回演讲，间或还主持一些游艺节目。那时候，在报刊上发表幽默文章的人一有了名气，主办巡回演讲的老板就会重金邀他们搭班。演讲已成为一种娱乐，它可以跟歌唱队、杂

耍场和马戏团的游艺节目竞争。演讲者都富有幽默机智的才能，能在听众中不断地引起哄堂，有时还利用演讲推销商品。

本书中所选的二十八篇作品，按写作年代顺序排列，是马克·吐温从一八六五至一九〇三年，前后约四十年间所写的。其中二十五篇选自查尔斯·奈德编的《马克·吐温幽默杂记与故事全集》，其余三篇：《火车上人吃人纪闻》、《大宗牛肉合同的事实》和《怪梦》，则选自《马克·吐温全集第十九卷：新旧见闻杂记》。

这些杂记所讽刺的对象很广泛。《布洛克先生写的新闻报道》嘲笑作者当时习见的报道文章，它们内容芜杂，文理欠通，而且前后矛盾，读了令人费解；《一次接受采访》讥讽某些“知名人士”，他们虽然号称“闻人”，其实虚有其表，他们所回答的话每每使采访的记者啼笑皆非；《大宗牛肉合同的事实》和《已故乔治·费希尔事件的始末》揭露政府机构中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作风；《火车上人吃人纪闻》将立法议员冠冕堂皇的议事程序尖刻地形容为野蛮人弱肉强食的残暴行为；《我最近辞职的经过》说明某些有志为国家效力的在职人员遭到冷遇，被嘲笑为不识时务的傻子，而一般冗官庸吏反可以尸居素餐，理所当然地坐享优厚的薪俸；《神秘的访问》埋怨政府捐税苛繁，但富人却有办法逃税，尽可分文不缴，而备受压榨的只是那些奉公守法的老百姓；《与移风易俗者同行》描写一位正直人士怎样与恶习陋规作斗争，他那种不屈不挠反抗恶势力的精神使人钦佩，但他成功必须依靠拉扯“亲友”的关系，这就不能不令人嗟叹：在那样的社会里，处处都需仰仗权势，更谈不上进行任何真正的改革了。《漫谈理发师》、《辛劳的蚂蚁》、《奇特的旅游》诸篇，说明马克·吐温具有精细的观察力与丰富的想像力，这也是他同时代的幽默作家难以与其比拟的。作者写这些杂记，有时回忆所及，忽然引述一则故事，有时触景生情，偶尔抒发一些感想，而所说的故事或近似寓言，或类乎纪实，所以，谈到文章的体裁，查尔斯·奈德曾说：“常常不易区分，有时甚至无法判别，马克·吐温的某

一篇作品究竟是短篇小说，抑或是见闻杂记。”

当然，所有这些作品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通篇洋溢着幽默趣味。马克·吐温写幽默文章，从来不是勉强凑趣，一味地逗人笑乐，更不是肆意戏谑，无的放矢。他将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一一看在眼里，最后骨鲠在喉，不得不倾吐为快，而写成文章，也只是希望一切会由于他的讽刺而有所改善。因此他的幽默在风趣中显出严肃，在诙谐中不偏离正经，夸大但不狂放，尖锐但绝不流于刻毒，他总是对自己讽刺的人物满怀同情，完全体现了“冀有所悟，以迁于善”的讽刺的主旨。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所以许多同时代的美国幽默作家早已湮没无闻，惟独马克·吐温的幽默散文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有一次马克·吐温谈到上世纪末某些红极一时的人物，如阿蒂默斯·沃德和乔希·比林斯等，曾不胜感慨地说：“那时候，这些人数量为当在四十位以上，他们的文章一出，人们都广泛地传诵，然而，曾几何时，如今已经不听人提到他们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很快地被大家淡忘了呢？这是因为：他们仅仅是幽默作家而已。‘仅仅是幽默的’作家是不可能逾远弥存的。幽默只是一股香气，一些装饰点缀。它往往只是一种在语句与缀字间的新巧花招，像我们在阿蒂默斯·沃德、乔希·比林斯、纳斯比等的作品中所看到那样。但时尚瞬息变迁，而这些人的声誉也就随之消失。有的人说，一部小说只能是一件艺术品，你绝对不可以在它里面说教，绝对不可以在它里面教导读者。这句话对于写小说也许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写幽默文章就不尽然了。写幽默文章时，是不可以公然地教导读者，是不可以公然地向读者说教。然而，如果你要这类文章长远流传，那它们就必须既是说教的又是教导的。当然，这里我所谓的‘长远流传’，那意思也只是说流传三十年罢了……我本人一向是说教的。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我的名气才能迄今持续三十年不坠。如果幽默的语句会不期然而然地来到，那时候我就

让它在我的讲道稿中占一席之地,但是,我不会只是为了幽默的缘故而写出一篇讲道稿。不管幽默是否准备进入我的讲道稿,我是照样要将稿子写出来的。”

马克·吐温的这几句话,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幽默散文既有异于纯事嘲谑的游戏文字,又不同于一味严肃说教的劝善篇章。他能够将戏谑的成分与谨严的主旨二者处理得恰如其分,而幽默文章之所以难写,传世的幽默作品之所以稀如凤毛麟角,也许就是因为一般作者难以像马克·吐温那样能做到这一点吧。

叶冬心

一九八四年四月

目 录

布洛克先生写的新闻报道	1
火车上人吃人纪闻	5
大宗牛肉合同的事实	15
我最近辞职的经过	23
华盛顿总司令的黑人亲随	31
已故乔治·费希尔事件的始末	36
神秘的访问	45
怪梦	51
漫谈理发师	62
丑史	67
威廉三世国王画像	75
歌颂杀人犯	80
奇特的旅游	85
一次接受采访	91
呈请推广享受著作权办法	97
谈谈事故保险	99
法国人大决斗	101
国王说“再来一次！”	112
美国人到了欧洲	115
辛劳的蚂蚁	127
我怎样摸黑儿长爬	132
德国萨根费尔德传奇	139

谈撒谎艺术的没落	146
上英国女王书	154
与移风易俗者同行	160
经过修订的讣告	177
人类喜爱贵族吗?	180
美术指导	194

布洛克先生写的新闻报道

我们尊敬的朋友，弗吉尼亚市的约翰·威廉·布洛克先生，昨夜很晚的时候走进了我在那儿担任助理编辑的办公室，满脸忧深痛切的神情，一面唉声叹气，一面毕恭毕敬地把以下这条新闻报道放在桌子上，然后慢吞吞地往外走。他在房门口停了一会儿，好像是竭力克制着感情，想要镇定下来，说几句话，接着就冲着那份稿件点了点头，突然撑不住，哽咽着说：“我的朋友——哦！太伤心啦！”话刚说完就哇地一声哭了。他那副悲苦的情景使我深受感动，以致等我想起要唤他回来，以便竭力安慰他一番时，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走了。当时报纸早已发下去付印，但是，知道我的朋友很重视这条新闻报道的刊出，我希望能将它发表了，好让他在伤心之余，在愁郁中获得一些安慰，于是立即吩咐暂停开印，然后把这条报道刊登在我们的新闻栏目里：

令人痛心的飞来横祸。——昨天傍晚六时左右，威廉·斯凯勒先生，城南公园的一位年高德劭的市民，离开了他的寓所，到市区里去。多年来他习惯每天都要这样走一趟，除了一八五〇年春天里的那一小段时间，他受了伤卧病在床，因为有一次试图拦住一匹脱了缰的马，就粗心大意地跑过去紧站在马屁股后边，举起双手，大喊大叫，那次如果哪怕是更早一分钟跑过去，那我们肯定他非但不能使马跑得稍慢，反而更会使马受惊，然而，单凭那样，结果已经够他苦的了，而且，更令人悲痛难受的是，当时他的岳母也在场；她在那儿亲眼目睹了这

出悲剧,后来人们引他岳母的话说:当时她不但应当像在一般情况下那样抖擞精神,提高警惕,甚至还应当注意到相反的方向,即使她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出事时刻她至少可能朝另一个方向瞧上一眼呀。再说,他岳母已经去世,死了已经三年多,死时虽然已达八十六岁高龄,但人们仍认为她大有光荣复活的希望,她是一位虔信基督的妇女,说真的,为人毫不虚伪,可是家中一无恒产,因为一八四九年遭了一场火灾,大火烧光了她俗世上所有的一切。咳,人生就是如此啊。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把这件严重事故引以为戒吧,让我们尽力地做人,庶不致等到临死的时刻愧对自己吧。让我们手摸胸膛诚心诚意地说一句:从今天开始,我们可要提防着那个使人喝得烂醉的大酒盅啊。——以上摘自《加利福尼亚人》第一版。

主任编辑已经赶到这儿来大吵大闹,一面揪自己的头发,一面踢四周的家具,像对一个扒手那样恶狠狠地咒骂我。他说,他每次让我负责照管半小时报纸,我就会被第一个闯进来的小孩或者白痴迷了心窍。他还说,布洛克先生写的那条令人痛心的新闻报道,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大串令人痛心的胡说八道,它毫无内容,毫无意义,毫无消息,根本就没必要为了刊登它而暂停开印报纸。

瞧这都怪我不该存了一片好心。如果我也像某些人那样不讲厚道,冷漠无情,那我就会对布洛克先生说,时间这么晚了,不能收下他的新闻报道了;可是,这我办不到呀,他连哭带说,那副凄惨样儿,叫我的心软了,所以我只急于要想个办法减轻他的痛苦。我压根儿就没法读他写的那条新闻报道,看一看是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而只是匆忙地在它上面批了几行字,就把它送给排字工人去了。可是,瞧我的一片好心,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好报?它只能招得人家向我大发雷霆,肆意谩骂,绕着圈儿说侮辱我的话。

现在我倒要来读一读这条新闻报道,看人们是不是有理由掀起这场纷扰,如果有的话,那么写这条新闻报道的人可得听我说几

句话了。

我读完那条新闻报道后必须承认，初看上去我觉得它有点儿杂乱无章。可是，我要再读一遍。

我又读了一遍，真的，它好像更乱了。

我把它读了五六遍；如果我真能够弄懂它的意思，那我非受嘉奖不可。它没法让你进行分析。对它所提到的某些事情，我根本莫名其妙。它始终没交代威廉·斯凯勒的下文。它刚刚约略涉及到那个人，让读者开始对他的事发生兴趣，紧接着就把他一笔带过了。威廉·斯凯勒这个人究竟是谁呀？他住在城南公园区的哪儿呀？如果他是六点钟到市区去，最后他走到那儿了吗？如果是走到了，他又遇到什么事情了吗？难道那遭到“令人痛心的飞来横祸”的就是他本人不成？虽然新闻报道中的详情细节写得那么复杂，但是我觉得，除了已经交代的以外，它还有更多的事情必须仔细谈清楚。在另一方面，它写得很含糊——非但含糊而已，它根本就叫你没法理解。难道就是十五年前斯凯勒先生折了腿这件“令人痛心的飞来横祸”使布洛克先生陷入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悲哀，激动得在深更半夜里赶到这里，要我们暂停开印报纸，好让社会人士都知道这条新闻不成？要不，所谓“令人痛心的飞来横祸”，指的是斯凯勒的岳母早年家产付之一炬的事吧？要不，它指的是三年前那个妇人去世的事吧（然而看来她并非死于飞来横祸之中）？总之，那件“令人痛心的飞来横祸”究竟指的是什么呀？如果那个大笨驴斯凯勒是要拦住那匹脱了缰的马，那么他又为什么跑过去紧站在马屁股后边，大叫大喊，挥舞双手呢？既然马已经远远跑到他前面，他又怎么可能被它撞倒和踏伤了昵？我又怎么可能将这件事引以为“戒”呢？我们又能从这篇离奇不经、不可思议的文章中

吸取什么“教训”呢？再有一点，也是我们最要知道的一点，那个会使人喝得烂醉的“大酒盅”，究竟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报道中并没提到斯凯勒喝醉酒，也没提到他妻子喝醉酒，也没提到他岳母喝醉酒，更没提到他的马喝醉酒——那么，他又为什么去提到那个会使人喝得烂醉的大酒盅呢？我倒有这么一个想法，只要布洛克先生本人不去碰那会使人喝得烂醉的大酒盅，他就决不会为这种惹人恼恨的、想入非非的飞来横祸招惹这么多的麻烦。我把这条荒谬的新闻报道读了一遍又一遍，它写得那么委婉曲折，说得那么头头是道，到后来，我却看得头脑发晕了；然而，我仍旧一点儿也弄不明白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毫无疑问，看来确实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不幸的事故，但是我们不可能判断，它的经过究竟是什么情形，它的受害者又是什么人物。我不想提出这个要求，然而我又感到非提出这个要求不可，那就是：下一次如果布洛克先生有一个朋友遭到了什么飞来横祸，这位先生最好是给他所写的报道附上一段注解说明，让我们能够摸索出发生的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故，出了事故的又是一个什么人。我宁愿他所有的朋友都死绝了，也不愿为了再一次试图解释另一篇类似以上的杰作而差点儿把自己给急疯了。

一八六五年

火车上人吃人纪闻

不久前我去圣路易斯观光。西行途中，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换车后，一位绅士，样子温厚慈祥，年纪大约有四十五岁，也许是五十岁，在一个小站上车，然后就在我身边坐下了。我们谈笑风生地山南海北闲聊了大约一小时，我发现他非常聪明，富有风趣。他一听说我是从华盛顿来的，就向我提出好些问题，有的是关于某些社会知名人士，有的是关于议会中的动态，过了不多一会儿我就看出，跟我谈话的这个人十分熟悉首都政治生活的内幕详情，甚至了解参众两院议员在工作程序中采取的方式、表现的作风以及仿效的习惯等。又过了一会儿，有两个人在离开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站立了片刻，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哈里斯，如果你能代我去做那件事，老兄，我会永远忘不了你。”

我新结识的朋友高兴得眼中发出了光。我猜想，这两句话勾起了他对一件幸运的事情的回忆。接着，他就沉下了脸，好像堕入深思——几乎显出愁郁。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让我讲一个故事给您听吧；就让我向您透露一件我生活中的秘事吧，自从那件事发生以来，我还从来不曾向谁提起过。请耐心地听下去，答应我不打断我的话。”

我说我不会打岔，于是他讲述了以下这件离奇的惊险遭遇。他说的时候，一会儿很激动，一会儿很愁郁，但始终带着感情，显得那么一本正经。

陌生人讲的故事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我搭上一列开往芝加哥的夜车，从圣路易斯出发。车上总共只有二十四位乘客。没有妇女，也没有儿童。大家都兴致很好，不久就结识了趣味相投的旅伴。看来那次旅行肯定是愉快的；在一群人当中，我想，谁也没有丝毫预感，会想到我们即将遭遇到的那些恐怖。

“夜里十一点，雪开始下得很猛。离开了韦尔登小镇不久，我们就逐渐进入无限辽阔的、荒凉悄寂的草原；它远远延展到朱比利居留地，极目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萧瑟景象。没有树木或小丘的屏蔽，甚至没有零乱的岩石的阻隔，风凶猛地呼啸，卷过一马平川的荒野，把前面纷纷扬扬的雪片像怒海上波涛激起的浪花那样吹散开，雪很快地越积越厚；根据火车速度的减低来推测，我们知道车头在雪中推进时越来越困难了。可不是，大量吹来的雪堆积得好像巨大的坟山，横挡住轨道，有时候发动机在这些雪堆当中完全停了下来。大伙无心谈话了。刚才那一阵无比的欢欣，现在变成了深切的焦虑。每个人都想到可能被困在离开有人家地方五十英里以外茫茫草原上的积雪中，并将自己沮丧的情绪感染了所有其他的人。

“凌晨两点，我觉出四周毫无动静，就从反侧不宁的睡眠中惊醒过来。立刻，我脑海中闪过了那恐怖的现实——我们被困在风暴吹积成的雪堆里了！‘大伙一起来抢救呀！’于是所有的人都跳起来响应。一起跑到外边荒野中的夜幕下，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层层浪涛般的积雪里，漫天席地的风暴里，每一个人都开始迅速行动，意识到现在只要浪费片刻时间就会毁灭了我们所有的一切。铁锹，木板，双手——所有的东西，凡是可以清除积雪的，一下子全都被用上了。那是一幅阴森可怖的景象：一小群人，一半在黑